

國  
數  
講  
習

會  
略  
說

國  
數  
講  
習

會  
略  
說

# 國學講習會略說

## 論語言文字之學

今日諸君欲知國學則不得不先知語言文字此語言文字之學古稱小學蓋古者八歲入小學教之識字其書與今千字文相類周有史籀篇秦有蒼頡篇漢有凡將篇滂喜篇急就篇大抵非以四字爲句即以七字爲句取其便于誦習故以小學爲名然自許叔重創作說文解字專以字形爲主而音韻屬焉前乎此者則有爾雅小爾雅方言後乎此者則有釋名廣雅皆以訓詁爲主而與字形無涉釋名專以聲音爲訓其他則否又自李登作聲類韋昭孫炎作反切至陸法言乃有切韻之作凡分二百六韻今之廣韻即就切韻增潤者此皆以音爲主而訓詁屬焉其於字形畧不一

MG  
Z126.275.2  
1



3 2167 5416 2

道合此三種乃成語言文字之學此固非兒童占畢所能盡者然猶名爲小學則以襲用古稱便於指示其實當名語言文字之學方爲埒切此種學問漢藝文志附入六藝今日言小學者皆似以此爲經學之附屬品實則小學之用非專以通經而已周秦諸子史記漢書之屬皆多古言古字非知小學者必不能讀若欲專求文學更非小學不可漢時相如子雲唐時韓柳皆通小學故其文字閎深淵雅迥非後人所及中間東漢六朝諸文學家亦無不通小學者一披文選便可畧知梗概然自中唐以後小學漸衰韓退之言凡作文字宜畧識字可知當日文人已多不識字者自宋以來歐曾王蘇諸家皆於此事茫然不省歐陽作集古錄雖於鐘鼎彝器有所考徵而文字之原非其所識曾氏長於校勘但於形聲相近者略識檢點其源流則非所知也王蘇四家尤爲可笑王氏

字說恣意武斷蘇氏問以犇麤二字何不以從鹿者爲奔從牛者爲粗王遂不知所對要之二子本未讀書點畫真俗尙不能辨近比歐曾又若一龍一豬矣詩人當通小學較之專爲筆語者尤爲緊要唐時李杜無論矣雖至兩宋詩人亦尙有見及此者自元以下此風亦絕明時七子宗法盛唐徒欲學其風骨不知溫醇爾雅之風斷非通俗常言所能支配清時王朱二子則又以運用僻典爲能事造字遺辭不能由己更傭猥不足道矣要之文辭之本在乎文字未有不識字而能爲文者加以不明訓詁則無以理解古書胸中積理自爾匱乏文辭何由深厚吾生幾四十歲所見能文之士大抵未能識字擾擾焉作報章爲策論者固不足道其在內地植根深固稱爲文學大家者亦或畧讀說文粗明雅訓而終不能冰識理解故但能用其渾淪固有之名詞而不能以己意分合

此則文學所以陵遲也。譯書之事，非通小學者，亦不爲功。所以者何？通行文字所用名詞，數不逾萬，其字則不過三千而已。外來新理，豈能以此包括求之？古書未嘗不有新異之名詞，可相影合。然其所涵之義，究有不同。呼鼠尋璞，卒何所取？若非深通小學，何能恣意鎔化？晉唐之世，譯佛典者，大抵皆通小學。今觀玄奘、慧琳二家所作一切經音義、慧苑所作華嚴經音義，徵引小學諸書，凡數十種，可見當時譯經沙門，皆能識字，而文人之從事潤色者，亦知遵修舊文，而不穿鑿。今則不然，略有制義程式，粗解蘇王論鋒，投筆從戎，率爾譯述，其文辭之詰詘，名義之不通，較諸周誥殷盤，益爲難解。此新譯諸書，所以爲人蔑視也。如上所說，則小學者，非專爲通經之學，而爲一切學問之單位之學。

所謂小學，其義云何？曰字之形體音聲，詁而已。說文所述，重在

形體其訓詁惟是本義而於引伸假借則在所畧然古今載藉用本字本義者少而用引伸假借者多若墨守說文則非特於古藉難通即近世常行之學亦不得其解矣是故引伸假借之用不得不求之爾雅方言諸書雖然凡假借者必其聲音相近凡引伸者亦大半從其聲類漸次變遷而古韻今韻往往殊異古之同聲者在今則異古之異聲者在今則同而今字之引伸假借則非自今日始率皆沿襲古初一成不變以今世音韻讀之覺此字與彼字音韻絕殊何以得相引伸何以得相假借是故欲知引伸假借之源則不得不先求音韻韻之善者今世惟有廣韻次則集韻雖其分合或有未當沿流溯源古韻或幾可得以古韻讀說文然後知此之本字即彼引伸假借之字以古韻讀爾雅方言諸書然後知此引伸假借之字必以彼爲本字能解此者稱爲小學若專解形

骸及本義者如王冀友所作說文釋例說文句讀祇可稱爲說文之學不得稱爲小學若專解訓話而不知假借引伸之條例者如李巡孫炎之說爾雅郭璞之注爾雅方言祇可稱爲爾雅方言之學不得稱爲小學若專解音聲而不能應用於引伸假借者如鄭庠之古音辨顧寧人之唐韻正祇可稱古韻唐韻之學不得稱爲小學兼此三者得其條貫始於休甯戴東原氏

如上所說治小學者實以音韻爲入門自顧寧人作詩本音分東支魚真蕭歌陽庚蒸尤侵覃凡爲十部江慎修作古韻標準分東支魚真元宵歌陽庚蒸尤侵覃凡爲十三部段若膺作六書音韻表分之蕭尤侯魚蒸侵覃東陽庚真諄元脂支歌凡爲十七部張皋文就十七部分冬于東王懷祖就十七部分祭于脂又分入聲十月以下七韻獨爲一部侵之入聲二十六緝以下三韻覃之入聲二



十七合以下六韻皆各爲一部故就張氏所分可成十八部就王氏所分可成二十一部計實可得二十二部日之蕭尤侯魚蒸東侵覃緝合東陽庚眞諄元脂丸之部所生有二派別曰蕭尤侯魚爲一類蒸冬侵覃緝合爲一類二類不同而皆與脂部爲類其他東陽庚爲一類眞諄元脂祭月爲一類支歌爲一類凡同部者多可假借凡異部者同爲一類有時亦可假借此外雙聲亦可假借引伸準此

或疑古韻不同于今韻就古韻言亦必有方音不同何以十五國風韻皆一律且古時未有韻書而用韻皆能一致此最不可解者答曰古無韻書即以官音爲韻書今之官音古稱雅言論語云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言者正言也謂造次談論或用方音至於諷誦詩書臚傳典禮則其言必一出于雅正國風異于謠

諺據小序說大半刺譏國政此非田夫野老所爲可知也其他里巷細情民俗襟事雖設爲主客託言士女而其詞皆出文人之手觀於漢晉樂府可以得其例矣田夫野老或用方音而士大夫則無有不知雅言者故十五國風不同而其韻部皆同亦猶今時戲曲直隸有京腔山陝有梆子腔安徽有徽調湖北有漢調四川有渝調江西有弋陽調雖各省方言彼此異撰而戲曲則無不可以相通大抵皆以官音爲正特其節奏有殊感人亦異此所以各成其腔調也今之官音豈有韻書規定而演唱者皆能相合則何疑於十五國風乎

既知二十二部古韻之分又當知有字母字母云何神珙所傳三十六字母是也畧分八類八又分九曰喉音牙音舌頭音舌上音正齒音齒頭音輕唇音重唇音及半舌半齒音凡同母音謂之雙

聲兩字雙聲即得引伸假借其非雙聲而同一音位者亦得互相通轉此事古今無大變遷故韻學家亦無爭論好古者或謂古有雙聲而無字母此因字母出于華嚴爲沙門所傳述而雙聲反切則自魏之孫炎吳之韋昭已發其端又孫愐作唐韻序尙在字母未出以前而其文已云

紐其唇齒喉舌牙部件而次之

又云

切韻者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

是字紐之名先於字母故矜古者率以字母之名爲卑鄙此固無關緊要然如鄭樵六書畧中盛推七音矜爲神秘遂爲破壞韻學之端故學者亦不得不竭力摧陷之矣古今字母雖無大異而今之讀輕唇者於古率爲重唇如今音呼父爲輕唇而古音呼父如














哺則爲重唇不如此不得轉爲爸矣今音呼無爲輕唇而古音讀無爲模不如此魏晉譯經不得讀南無爲曇模矣亦有古音重唇之字今世讀爲輕唇而常語則猶襲用古音之重唇者如今音呼鳳而輕唇而古音讀鳳如鵬則爲重唇然至今鵬字猶讀重唇而不讀輕唇鵬鳳本一字見說文又如今音呼敷爲輕唇而古音讀敷如鋪則爲重唇然至今言鋪陳言鋪設者實皆敷字而不讀敷之輕唇音是皆沿襲古音之證也雖然自輕唇重唇而外古今大抵不殊此皆不煩醜縷者也若夫齋咨涕洟皆疊韻齊莊中正皆雙聲則昔人言之詳矣

二十二部以歛侈分八音以清濁分知此則知引伸假借各有範圍率履不越於是語言文字之學始有端緒可尋矣於是當就形體言之

形體云何謂造字製形之本也如說文云

一曰指事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丁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聲形聲者以事爲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會意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轉注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

由今觀之造字之法惟屬前四抽象與普遍者多用指事具體與特別者多用象形指事之字自上下而外復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字十幹之中除戊庚辛三字外亦皆指事其他指事之字絕少大抵孳乳爲字皆用形聲會意矣象形之字雖云畫成其物然古文小篆又有不同古文象形如今工筆畫小篆象形如今寫意畫考之儀器龜字作雞字作環字作宛然象其物

色小篆馬字作牛字作犬字作鳥字作魚字作  
 雖大致畧似惟能得其梗概隸書改作整方則截然不相似矣凡  
 物之單純者多用形聲凡義之複雜者多用會意惟可用形聲者  
 必不可用會意犬馬之名草木之號山川之別金玉之品固無可  
 以比類合誼者故皆形聲而無會意然可用會意者則亦可用形  
 聲且如表德之言武信而外仁孝敬盈等字皆爲會意若忠若恕  
 若勇若彊若恭若憲若禮若誼若智若哲若嚴若毅悉用形聲畢  
 竟會意字少形聲字多以造字有難易故亦有象形形聲而兼會  
 意者如巢字从象巢形加木則兼會意矣履字从非舟楫字  
 舟象履形加尸及夂則兼會意矣先字從匕象先形加入則  
 兼會意矣又有象形而兼得聲者如包字从非十二支之巳字  
 巳象胎形加勹則兼得聲矣隣字从匚象匱象華形加舛則兼得聲

矣復有象形而兼形聲者如齒字从彡象形也从口止聲則兼形聲矣龍字从𠂔象形也从月童省聲則兼形聲矣豐字从山非山川字象形也从豆拜聲則兼形聲矣此類甚多凡指事象形形聲會意皆造字之法也

用字之法則屬後二許說轉注而以考老釋之而其老部則云老考也考老也以考注老以老注考是謂同意相受是謂互訓是謂轉注雖然訓詁之用以所見邊推未所見邊然後易于了解今若問曰老義云何答云老即是考又問曰考義云何答云考即是老如是互相絞紆何由使人明白然則轉注之義許實誤解實則所謂轉注者即是引伸之義如發號爲令引伸則爲縣令久遠爲長引伸則爲長者許氏以此爲假借不知此乃轉注也又如朋即鵬字亦即鳳字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引伸爲朋黨字韋本相背之

義以揉皮易于相背故引伸爲皮韋字弟本章束次第之義以伯仲亦有次第故引伸爲兄弟字西本鳥在巢上之義以日落則鳥宿故引伸爲東西字此皆屬於轉注者如水流注展轉不絕故得轉注之名若夫假借之例則所謂依聲託事是已然有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者亦有本有其字依聲託事者本無其字者畧有二種一與轉注相近一與轉注相遠其相近者如古祇有人字東夷之人蹲踞下體詰訕于是又作儿字人類相愛名曰人偶于是又作仁字或作𠄎形亦即仁字東夷性仁由此𠄎形用作夷字其後復造从大从弓之夷字凡諸仁者性皆平均夷轉訓平於是又作𠄎字若據古初諸義皆已萌芽諸形猶未造作則惟一人字兼該無數訓義此即所謂轉注也其後漸製諸字各有定形則稱古之專用入字者名爲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如云仁者人也其下入字亦



即仁字屬於假借矣又如夷字造後未造彳字則以夷字兼該平義此即所謂轉注也其後晚製彳字則稱古之專用夷字者名爲本無其字依聲託事如云我心則夷夷訓爲平即今彳字屬於假借矣相遠者則爲形容語形容語有三種一曰疊韻形容語一曰雙聲形容語一曰連字形容語大都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者別有單字形容語如瑟兮惻兮赫兮煇兮有連義形容字如飛揚反側陵厲清明此皆本有其字不在斯例若疊韻之宛轉雙聲之忼慨連字之煌煌昭昭亦或本有其字然無字者爲多疊韻者如優游委蛇從容契闊是也雙聲者如猗違容與解垢突梯是也連字者如便便欽欽番番踏踏是也此與轉注無涉自古未嘗製字但由觸口成聲用相比况而已所以者何萬物之現象有窮而人心之比擬無盡若一一爲之製字則繁於創造是故依聲託事而止此

二者皆本無其字者也。本有其字者，如近世仍用之字，多借同音同部同紐者以代。正文如「」皆作「左」，又皆作「右」，皆作「前」，皆作「深」，皆作「厚」，皆作「專」，皆作「散」，以及古今載籍隨分移用者，無不皆是。亦有後人爲之，則稱別字。古人爲之，則稱假借者。如來之作「麥」，來之作「煤」，墨之作「煤」，雖是同部同聲，實乃沿襲誤用。但其由來已久，故亦無所訾議。此二者皆本有其字者也。如上所說，則轉注假借皆用字之法也。

上來所說六書皆屬形體，而轉注假借二者實軼出形體之外。因循舊論，姑以形體概之。此後專明引伸假借之事，則屬於訓詁者。引伸假借之說，其常用者不必繁徵。今就語言文字之本原略爲申論。

語言何自起乎？呼馬而馬，呼牛而牛，此非必恣意妄稱也。一切言

者不馮虛

諸

語皆有其根、先徵之有形之物、則可見矣、何以言雀、謂其音即即  
足足也、何以言鶻、謂其音切切錯錯也、何以言雅、謂其音亞亞也、  
何以言雁、謂其音岸岸也、何以言鴛鴦、謂其音加我也、何以言鶻  
鶻、謂其音磔格鈎轉也、此皆以音爲表者也、何以言馬、馬者武也、  
（古音馬武同在魚部）何以言牛、牛者事也、（古音牛事同在下部）何  
以言羊、羊者祥也、何以言狗、狗者叩也、何以言人、人者仁也、何以  
言鬼、鬼者歸也、何以言神、神者引出萬物者也、何以言祇、祇者提  
出萬物者也、此皆以德爲表者也、要之以音爲表者、惟是鳥類爲  
多、以德爲表者、則萬物大抵皆是、乃至天之言顛、地之言底、山之  
言宣、水之言準、水在脂部、準在諄部、同類相轉、火之言毀、（古音火  
毀同在脂部）土之言吐、金之言禁、風之言汜、請一切有形、犬抵皆爾、  
以印度勝論之說言之、實德業三、各不相離、人云馬云、是其實也、

仁云武云是其德也。金云火云是其實也。禁云毀云是其業也。一實之名必與其德或與其業相麗。相著故物名必有由起。雖然太古草昧之世其言語惟以表實而德業之名為後起。故牛馬之名成立最早而事武之語即由牛馬變化而生世稍近文明則德業之語早成而後施名於實。故先有引語始稱引出萬物者曰神。先有提語始稱提出萬物者曰祇。此皆轉注之例亦即假借之例也。雖然物之得名大都由於感覺觸受解受感覺之靈異者刺動盪激視聽眩惑神思則必為之立別特別之名其無所靈異者則不為特名而惟以發聲之語命之。例如牛馬犬羊皆與人異故其命名也亦各有所取義。至於猴類形體知識多與人同人與彼族固無大異是故以侯稱猴。侯者發聲詞也。如云侯不邁哉。侯其禕而爰稱爰者發聲詞也。且稱狙且者發聲詞也。以佳稱雌佳者發聲詞也。發

一微盧彭濮小  
 雅言如變常如  
 傳曰彭夫彭也  
 彭才云彭毛云即

聲之維古彝器皆作隹以胡稱獭說文新鮑類蟻蝮之屬  
 者為獬獬今猶有獬孫之語胡者發聲詞也以渠稱遠渠者發聲  
 詞也如云何渠亦作何遠俗字有詎亦即渠字蓋形體相似耦俱  
 無猜目無異視耳無異聽心無異感則不能與之特別之名故惟  
 以發聲之語命之而已推之人類亦然異種殊族為之特立異名  
 如北方稱狄東北稱貉南方稱蠻稱閩其名皆為特異加以犬及  
 虫豸之形謂其出於獸類寔則蠻閩二字本由苗轉長言為馬流  
 唐以前史籍皆作馬流今作馬來短言為苗苗即馬流之合音耳  
 稍變則稱曰蠻又稍變則稱曰閩非必是虫類也惟以彼  
 為異族故加之以惡名狄貉二名亦猶是也然此方種族遠自西  
 來史記稱高陽生於若水高辛生於江水皆蜀西之地也隴西之  
 羌戎者又四岳苗裔也故於西方各種亦不為特立異名或稱曰

羗、羗者發聲詞也，或稱曰戎，戎者又人之聲轉也。顏師古匡深正  
 俗言今之戎獸字當作獠，戎獠一音之轉。猴類得名，亦由人之轉  
 音，此可互證。東方諸國不與中國抗衡，故美之曰仁人，號之曰夷  
 種。夷本人字聲轉得名，說已見前。夷古音當讀人脂切。人夷雙聲  
 其韻部則爲脂真通轉，而夷復爲發聲之語。如云夷使則介之夷  
 考其行，則又可展轉互證矣。東胡與貉本一物也，胡亦發聲之詞，  
 而以名貉種者，胡名初起，或即九夷之類。其後漸以其名施之貉  
 族，亦猶漢世以胡稱匈奴，隋唐人以胡稱西域耳。反古復始，則胡  
 名必屬九夷，非貉族之號也。由是言之，施於獸類者，形性絕異，則  
 與之特別之名，形性相似，則與之發聲之名。施於人類者，種類絕  
 異，則與特別之名，種類相似，則與之發聲之名。此可見言語之分  
 由感覺之順違而起也。

推之人之自稱與最親昵之相稱，則亦以發稱之詞言之。如古人稱兄，今人稱哥，兄爲發聲詞，兄即况字，如詩倉兄填兮，職兄斯引，漢石經尙書無逸篇則兄自敬德，兄皆發聲詞也。哥亦發聲詞也。哥从可聲，可从𠄎聲，𠄎即今之阿字，發聲詞也。至親無文，則稱之曰爾，曰乃，曰若，此皆發聲詞也。自稱曰替，或曰替老子，替亦發聲詞也。說文，替，曾也，引詩替不畏明，古人自稱曰朕，朕即替字，正當作替，朕乃假借耳。自稱曰我，我轉爲義，爲儀，爲羲，亦皆發聲詞也。書稱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詩我儀圖之，義儀皆發聲詞也。說文云，羲，氣也，凡言鳥呼者，亦作於戲，戲當作羲，猶伏羲亦作伏羲也。於戲之爲發聲，人所共曉。自稱曰言，釋詁，言我也，言亦發聲也。如詩言告師氏，言念君子之屬。自稱曰阿陽，見釋詁，亦曰阿家，見宋書范曄傳。阿即𠄎字，亦發聲詞也。說文，𠄎，气欲舒出上礙

於一也。𠄎，反𠄎也。讀若呵。近世言呵者，其字皆當作𠄎。此皆無所  
 匪異。故未嘗特制一稱。益明語言之分。由感覺之順違而起也。  
 上世先有表實之名，以次擴充。而表德表業之名因之。後世先有  
 表德表業之名，以次擴充。而表實之名因之。是故同一聲類，其義  
 往往相同。如阮伯元所說。從古聲者有枯槁苦不、苦窳苦不、諸義。此已  
 發其端矣。今復博徵諸說，如立𠄎為字以爲根。爲者，母猴也。猴喜  
 摸攷人舉止，故引伸爲作爲。而其字變作偽矣。凡作爲者，異於自  
 然。故引伸爲詐偽。凡詐偽者，異於真實。故引伸爲譌誤。而其字變  
 作譌。矣。又如立𠄎馬字以爲根。馬亦母猴也。猴喜摸仿人之舉止。  
 故引伸之。凡模擬者，稱爲馬。史記封禪書云：木禺龍轡車一駟。木  
 禺車馬一駟是也。其後木禺之字，又變爲偶。說文云：偶，相人也。偶  
 非真物，而物形寄焉。故引伸爲寄義。而其字變作寓。矣。凡寄寓者



非能常在，適<sup>頤</sup>然逢會而已。故引伸爲逢義，而其字變作遇矣。凡相遇者必有對待，故引伸爲對待之義，而其字變作耦矣。又如立字，以爲根，乍者，止亡詞也。倉猝遇之，則謂之乍，故引伸爲最始之義。字變爲作，毛詩魯頌傳曰：作始也。書言萬邦作，又萊夷作牧，作皆始也。凡最始者必有創造，故引伸爲造作之義。凡造作者異於自然，故引伸爲僞義，而其字變爲詐矣。又自最始之義，引伸爲今日之稱往日，而其字變作昨矣。又如立字，羊字以爲根，羊者，擻也。擻者，刺也。其字從干，干從倒入，入一爲干，犯也。入二爲羊，言稍甚也。其音如飪，羊訓爲刺，又言稍甚，其實今之甚字，由羊而變說文云：甚，尤安樂也。從甘，匹，匹，耦也。男女之欲，安樂尤甚，而其中實含<sup>亦</sup>有直刺之義。後人改作，凡殊尤之義，則專作甚字。凡直刺之義，則變爲搵字。俗作砍。史記刺客傳曰：左手把其臂，右手搵其胸。是

也。由刺之義，引伸爲勝，字變作戡。西伯戡黎是也。亦借用堪，墨子非攻篇云：「往攻之，予必使女大堪之。」是也。由勝之義，引伸復爲勝任，由勝任義，引伸復爲支載，於是字變作堪。說文云：「堪，地突也。」今言堪輿是也。然由甚字有尤安樂之義，其字或借用湛，毛詩小雅傳曰：「湛，樂之久也。」其後有專樂飲酒之義，則又變爲酖字。樂極無厭，還以自害。左氏有宴安酖毒之義，于是鳥之可以毒人者亦得是名，而字變爲鳩矣。又如立，辨字以爲根，辨者，罪人相與訟也。〔方免切〕引伸則爲治訟者，字變作辯，治訟在爭能言，引伸則爲辯論。辯析，由辯析義，引伸則爲以刀判物，於是字變作辨，由刀判義引伸，而有文理可以分析者，亦得是名，而其字變作辨矣。由刀判義引伸，而瓜實可分者，亦得是名，而字變作瓣矣。如上所說，爲字禹字乍字，字辨字，一字遞演，變爲數字，廣說此類，其義無邊，今

姑舉五事明之。其注則在此即所謂轉注者也。其釋轉注亦未嘗不可云建  
類一首同意相受而義則與許君有異許所謂首以形爲之首也  
 吾所謂首以聲爲之首也。許所謂同意相受兩字之意不與毫釐  
 得相爲互訓也。吾所謂同意相受數字之義成於遞演無礙於歸  
根也。雖然此轉注也。而亦未嘗不爲假借。就最初言。祇造聲首之  
字而一切遞演之字皆未造成。則聲首之字兼該遞演之餘  
 謂轉注也。就今日言。已有遞演之字。還觀古人之專用聲首以兼  
 該諸義者。則謂之本無其字。依聲託事。是即所謂假借之近於轉  
 注者也。

若夫假借之法。有本有其字。依聲託事者。此無關於言語之起原  
 而讀古書者。不得不知此事。其事既繁。亦聊舉著見者言之。如釋  
 詁以初哉首基爲始。初首基皆本字也。而哉則爲才之假借。說文

云才艸木之初生也以介純夏輻爲大夏者中國人輻者覆首引申皆爲大義此本字也而介純則爲姦奄之假借說文姦大也奄大也以矢雉引延爲陳引延本有長義引伸爲陳皆本字也而矢則爲施之借矢施雙聲施設與陳列義近也雉則直爲陳之假借雉聲夷聲陳聲皆相轉也周禮雉氏故書直作夷左氏春秋經夷儀公羊作陳儀此脂真之轉以乂亂靖神弗瀾爲治亂靖皆本字而乂則爲雙之借說文雙治也神則爲倣之借說文倣理也瀾則爲汨之借說文汨治水也如上四事皆雅義之可見者也更舉近人常用之語證之如密勿二字本出魯詩毛詩十月之交黽勉從事魯作密勿從事見漢書劉向傳密勿者黽勉之假借也古音勿讀沒密勿黽勉爲雙聲皆重唇音得相通轉而近人不知誤以爲樞密禁近之義矣如姚石甫復廌青一兄書云祁公與有姻故承

枉顧蒼以公在密勿獲咎之人於義不當干謁又如眷屬二字亦常語也譯典內者多用此字其語始見管子幼官云強國爲圈弱國爲屬立政云圈屬羣徒不順於常圈屬之於羣徒其義相類圈本稟之假借左氏春秋經楚子伐麇公羊作伐圈麇訓爲羣左氏傳求諸侯而麇至杜解麇羣也字或作權故管子七法云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幼官事語輕重甲三篇皆言權與權謂圈屬與謂與國也尹知章不知圈屬之義而以圈爲豕圈近人亦不知眷屬之義而以眷爲眷顧則皆可笑矣又如蟬聯二字亦常語也始見漢書楊雄傳字作蟬媯應劭曰蟬媯連也史記五帝本紀帝顓頊生子曰窮蟬索隱引世本作窮蓋蟬本借爲單毛詩大雅傳三單相襲也單之本義當訓爲襲前人妄說無一可信余別有說相襲之義亦借用禪禪位即襲位也亦或作嬪漢書賈誼傳變化

而嬾是也相襲故有連係之義窮蟬作窮係者古人名字相應一名而一字也而自服虔之注漢書已云嬾音如蟬謂變蛻也近人則皆以蟬聯二字謂如蟬蛻之相聯而下所謂郢書燕說者矣又如伐闕二字亦常語也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曰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闕伐即功伐之義漢人言持伐闕者猶今言持履歷耳俗字作闕始見廣韻云闕闕自序也其字雖俗而其義尙不誤不知何時以闕闕爲門第之義相沿至今曾莫覺悟若云伐是假借闕乃正文則廣韻之說闕闕亦不以爲門第復從何處得此異義也此前三者以不知假借而誤此後一者以妄謂假借而誤然則不知假借之法雖通俗語言猶致繆誤而況於讀周秦兩漢之書乎近世文人不知假借者率謂古人著述多用方言未必實有其字夫方言之用見於記載者誠多而口授者尤甚如公羊傳之多用

齊語是也若其著之竹帛者雖間用方言而其義必可解文必有徵除發聲語嗟歎語不必有字如史記之夥頤淮南之邪許是也其他不能爲例試讀方言楊子之所記者徵以說文無不有其本字又如爾雅釋詁一義之言或至二三十字此非古今異語則必方國殊言然以說文證之亦各有本字在斷無以渾淪難解之詞著之竹帛者嘗記有人謂余曰如莊子齊物論云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洳也老洳何解豈非方言乎余曰洳借爲儂魯頌闕宮有儂毛詩曰儂清靜也老儂者謂老而清靜也莊子或本洳亦作溢（見釋文）此其字雖不同而義實一釋詁云溢靜也溢字正當作溢釋詁亦云溢靜也此必古義相傳說文但以行迹爲說未錄雅訓非特老洳可解上文云其厭也如緘厭亦當爲厭之假借說文厭安也非特二句可以假借明之上文云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

也守勝二字亦可以假借明之守勝即守司潛夫論志氏姓篇云信都者司徒也俗音不正曰信都或曰申徒或勝屠然其本一司徒耳呂覽精諭有勝書說周公旦事所謂勝書即司書也司勝雙聲人爲之蒸二部之通轉古字無伺司即伺字守正謂守伺耳以此觀之古書豈有不解者自高郵王氏著讀書襍志以後近世德清俞氏瑞安孫氏繼之古藉疑文渙如冰釋其他未能了解者特十中之一二耳容有傳寫錯訛不能強解者要之不可以此爲例余雖不敢以諸老自擬而發見前人所未了者亦無慮數百事所願諸君勉之

上來旣說引伸假借之例所謂以聲音求訓詁以聲音證形體者大略如是此所謂小學此所謂語言文字之學也臨終又有一言附述於此



# 一字重音說

中國文字類皆一字一音，然亦有一字二音者，此爲例外之事何？徒曰以說文證之，凡一物而以二字爲名者，或是雙聲，或是疊韻，若但以聲音比，則不必別爲製字，乃古字有但製一字不製一字者，既造此字，何不遂造彼字？若謂說文遺漏，則以二字爲物名者，說文皆連屬書之，亦不至善忘若此也。然則遠溯造字之初，必以一文而兼二音，故不必別作彼字，爾如說文虫部有悉、豐，本字也，而悉則爲借音之字，何以不兼造蟋？字此必知。豐字兼有悉、豐二音也，如說文人部有僬、僥，本字也，而僥則爲借音之字，何以不兼造僥？字此必知。僥字兼有焦、僥二音也，如說文廌部有解、廌，本字也，而解則爲借音之字，何以不兼造解？字此必知。廌字兼有廌乎、杜、解、廌、解也，借廌爲解，即廌有解音之證。艸部有辟、藪、藪，辟藪藪左傳宣十七年，庶

本字也。而辨則爲借音之字。何以不兼造薛字。此則必釅字兼有辨  
釅二音也。其他動詞形容詞以二字成一音者。此例尙多。如黽勉  
之勉。本字也。而黽則爲借音之字。何以不造此必勉字。兼有黽  
二音也。如詰訕之訕。本字也。而詰則爲借音之字。何以不造必  
訕字。兼有詰訕二音也。如憲箬之憲。本字也。而箬則爲借音之  
字。何以不造此必憲字。兼有憲箬二音也。如唐隶之隶。本字也。而  
唐則爲借音之字。何以不造此必隶字。兼有唐隶二音也。此類實多。  
不可備指。大抵古文祇有一字兼讀二音。而此事既非常例。故後  
人於其本字之旁。增註借音之字。久則遂以二字并書。亦猶越稱  
於越。邾稱邾婁。在彼固以一字而讀二音。然自魯史書之。則不  
得  
不增注於字。婁字於其上下。余發此義。未知海內治小學者以爲  
何如耳。

## 論文學

何以謂之文學<sup>者</sup>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謂之文<sup>得稱</sup>而言其采色之煥發則謂之彰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彰<sup>非也</sup>也<sup>曰</sup>彰有<sup>曰</sup>彰彰也或謂文章當作彰彰此說未是<sup>非也</sup>要之命其形質則謂之文<sup>曰</sup>狀其華美則謂之彰<sup>曰</sup>凡彰者必皆成文<sup>凡</sup>而成文者不必皆彰是故<sup>推</sup>研論文學當以文字為主<sup>左方</sup>不當以彰彰為主<sup>通</sup>今舉諸家之說商訂如下

論衡超奇篇云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又曰州郡有憂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又曰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

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  
 文筆不足類也、又曰、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  
 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前紀、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  
 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  
 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於助思、極冥  
 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  
 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  
 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據此所說文之與筆、  
 本未分塗、而所謂文者、皆以善作奏記爲主、自是以上、仍有鴻儒、  
 鴻儒之文、若司馬子長、劉子政、所著、則爲歷史、陸董陽城、楊四子、  
 所著、則爲諸子經說、君山所著、則爲諸子、是歷史經說諸子三者、  
 彼方目以最上之文、非如後人擯此於文學之外、而沾沾焉、惟以

華辭爲文、或以論說記序碑誌傳狀爲文也、惟能說一經者、則不  
在此列、蓋詩、由 後世之帖括是故、應列、不與得 屏之不與也、  
 自晉以後始有文筆之分、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言文筆、有、有 無韻  
 者文也、無、韻 有韻者筆也、然雕龍所論列者、經、部 藝文之屬、一切并包、是則  
 文筆分科、祇存時論、固未嘗以此爲界限也、昭明太子之序文選  
 也、其於歷史、則云事異篇章、其於諸子、則云不以能文爲貴、此爲  
 稟次總集、自成一家、體例適然、非不易之定論也、若、以 以文筆區分  
 則文選所登、無韻者亦不少、云、云 若以文之爲道、貴在其、彰 彰、則未知  
 賈生過秦、比於周秦諸子、其質其彰、竟、何 竟何所判、且漢書藝文志、儒、儒 儒  
 家者流、有賈誼五十八篇、過秦亦在其列、亦、在 此亦諸子、何、以 何以獨堪登  
 錄、有韻文中、既登漢祖大風之作、即古詩十九首亦皆入選、而漢

晉樂府反在所遺，是其於韻文也，亦不以節奏低昂為主，惟取文采斐然，足耀觀覽，又失韻文之本矣。是故昭明之說，本無可以成立者也。

近世阮伯元氏以爲孔子贊易始著文言，故文必以駢儷爲主，而又牽引文筆之分，以成其說。夫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則駢散諸體，皆是筆而非文，藉此證成，適足自陷。旣以文言爲文，則序卦說卦，又將何說？且文辭之用，各有所當，象象諸篇，屬於占繇之體，則不得不爲韻語，繫辭文言，屬於述贊之體，則不得不爲儷辭，序卦說卦，或屬目錄，或屬箋疏，則不得不爲散錄，必以儷辭爲文，何以十翼不能一致？豈波瀾旣盡，有所謝短乎？或舉論語辭達一言以爲文之與辭，劃然異職，然則文言稱文，繫辭稱辭，體格未殊，而稱號有異，此又何也？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數萬，兼彼經傳，總稱爲文，猶

曰、今文家之曲說其也、太史自序亦云論次其文、此固以史爲文也、又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々稍進、此非駢偶之文、而未嘗不謂之文也、屈宋唐景之所作、旣是韻文、亦多駢語、而漢書王褒傳、已有楚辭之目、王逸仍之名曰楚辭、不曰楚文、則有韻與駢偶者、亦未嘗不謂之辭也、漢書賈誼傳云、以屬文稱於郡中、其文云何、若云賦也、則惜誓登於楚辭、文辭不別矣、若云奏記條議、則文通彼之所謂辭也、司馬相如傳云、景帝不好辭賦、法言吾子篇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或問君子尙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尙、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此可見韻文駢體皆語、詞、得、有可稱辭、無文辭之別也、且文辭之稱、若從其本以爲分析、則辭爲口說文爲文字、古者簡帛重煩、多取記臆、故或用韻文、或用駢語、爲其音節諧熟、易於口記、不

煩紀載也。戰國縱橫之士，抵掌搖唇，亦多疊句，是則駢偶之體，適

可稱職。而史官方策，如春秋史記漢書之屬，乃當稱為文耳。由是

言之，文辭之分，矛盾自陷，可謂大惑不解者矣。蓋自梁李韓柳獨

孤皇甫呂李來張之輩，競為散體，而自美其名曰古文辭，將使駢

儻諸家，不登文苑，此固持論偏頗，不為典要。今者務反其說，亦適

相傾，猶是苦而不見，此是公之所笑也。

或言學說文辭，所以異者，學說在開人之思，想文辭在動人之感，

情雖亦互有出入，而大致不能逾此。此亦一偏之見也。何以定之

凡之為名，包舉一切著於竹帛者而言之，故有成句讀之文，有不

成句讀之文，兼此二事，通謂之文。就成句讀者言之，謂之文辭，就

無韻文之部分言之，則有六科，而雜文小說居其二焉。凡不成句

讀者，表譜之體，旁行邪上，仲繫支分，會計之簿錄，算術之演草，地

積



圖之列名此皆有名身而無句身若此類者無以動人之思想亦  
無以發人之感情此不得謂之文辭而未嘗不得謂之文也其成  
句讀者復有有韻無韻之別無韻文中當有學說歷史公牘典章  
雜文小說六科就吾所說則有韻無韻皆可謂之文辭特其體裁  
有異故所以斷其工拙者各有不同就彼所說則除學說而外一  
切有韻無韻之文皆得稱為文辭而一以激發感情為主則其誤  
亦已甚矣無韻文中專尚激發感情者惟雜文小說耳歷史之中  
目錄學案則于思想有關而于感情無涉其他敘事之文固有足  
動感情者然本非以是為主蓋敘事者在得其事之真相耳其事  
有足動感情與不動感情之異故其文亦有足動感情與不動感  
情之異若強事而就辭則所謂削足適履者也至於姓氏之書列  
入史料此則無關思想亦無關於感情者也公牘之中詔誥奏議

亦有能動感情者，然考績升調之詔，支銷舉劾之書，則於感情固無所預，其取動感情者，惟為特別事端，非其標準在此也。訴訟之詞狀，錄供之爰書，當官之履歷，經商之引帖，此足動感情乎？抑不足動感情乎？典章之中，思想感情皆無所預，若評論典章與尋求其原理者，此則諸子之法家，當在學說，非彼所謂文辭矣。然則無韻之文，除學說外，有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五科，而三科皆不以能動感情為主，惟雜文，小說，則以是為標準耳。有韻之文，誠以能動感情為主矣。然如著龜彖象之文，體皆韻語，命曰占繇，周易而外，見於左氏者，多乃如楊子之太玄，焦贛之易林，東方朔之靈棋，其文古雅有餘，而於感情實無所動。其他詩賦箴銘哀誄詞曲之屬，固以宣情達意為歸，抑揚宛轉，是其職也。雖然，儒家之賦，意存諫戒，若荀卿成相一篇，固無能動感情之用。毛公傳詩，獨標興

體所謂興者即能動感情之謂則知比賦二式宜不以此爲限傳  
託詞者之雅頌  
三區遠矣  
稱登高能賦謂之德音然則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若相如之子虛  
楊雄之羽獵甘泉左思之三都郭璞木華之江海與博翔實極賦  
家之能事矣其於感情動耶否耶亦未也惟相如大人賦漢武讀之飄飄  
有陵雲氣游天地間意此自憑虛構造之作與子虛諸篇不同其  
專賦一物者若荀卿之蠶賦箴賦王延壽之王孫賦有禰衡之鸚鵡  
賦侔色揣稱曲盡形相讀者感情亦未動也今之言詩與古稍異  
故詩賦分爲二事漢世郊祀房中之歌沈博絕麗而莊敬之情覽  
者曾不爲動起原蓋其感人之處固在彼之管弦非局於詞句也若夫  
柏梁聯句語皆有韻後世遵之自爲一體今試紬繹其辭然其惟是夫  
子自道而上林令詩則以桃李橘枇杷梨七字垛積成言無異  
急就篇中文句若以柏梁詩爲不善則固詩人所尊奉也若以柏

增

者今

四二  
善獨

梁詩爲善則無可動人之感情也然則謂文辭之妙惟在能動感情者在韻文已不能限而况無韻之文乎彼專以襍文小說之能事概一切文辭者是眞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三也或云壯美或云優美學究點文之法村婦評曲之辭庸陋鄙俚無足挂齒而以是爲論文之軌不亦過乎吾今爲二語曰一切文辭兼學說在內體裁各異以激發<sup>神</sup>感情爲要者箴銘哀誄詩賦詞曲襍文小說之類是也<sup>神</sup>以濬發思想爲要者學說是也以確盡事狀爲要者歷史是也<sup>神</sup>以比類知原爲要者典章是也以便俗致用爲要者公牘是也<sup>神</sup>以本隱之顯爲要者占辭是也其體各異故其工拙亦因之而異其爲文辭則一也

如上諸說前之昭明後之阮氏持論偏頗誠不足辯最後一說以學說與文辭對立其規摹雖稍寬博而其失也在維以彰彰爲文

而不以文字爲文，故學說之不彰者，則悍然擯之於文辭之外。惟論衡所說，略成條理，先舉奏記爲質，則不遺公牘矣。次舉敘事經說，諸子爲言，則不遺歷史與學說矣。有韻爲文，人所共曉，故略而不論。襍文漢時未備，故亦不著。不言小說，或其意存鄙夷，不列典章，由其文有缺略，此則不能無失者也。雖然，王氏所說，雖較諸家爲勝，亦但知有句讀文，而不知無句讀文。此則不明文學之原矣。吾今當爲衆說古者書籍得名，由其所用之竹木而起，此可見語言文學功用各殊，是文學之所以稱文學也。且如經之得稱，謂其常也。傳之得稱，謂其轉也。論之得稱，謂其倫也。此皆後儒訓說，未必親其本真，欲知稱經稱傳稱論之由，則經者，編絲綴屬之謂也。是故六經而外，復有緯書，義亦同此。如佛經稱素怛纒，亦云修多羅。素怛纒者，直譯爲線，譯意爲經，蓋彼以貝葉成書，故不得不用

線聯貫此以竹簡成書亦不得不編絲綴屬其必舉此爲號者異  
 於百名以下專用版牘者耳蓋經本官書故吳語有挾經秉枹之  
 說韋解經兵書也此說未確豈有臨陳而讀兵書者蓋尺籍伍符  
 之屬臨陳攜之取便檢點字既繁多故用策而不用版也傳者專  
 之假借也論語傳不習乎魯作專不習乎是其明證說文訓專爲  
 六寸簿簿則手版古謂之忽今作笏書思對命以備忽忘故引伸  
 爲書籍記事之稱書籍名簿亦名爲專專之得名以其體短有異  
 於經鄭康成論語序云春秋二尺四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  
 則知專之簡策當更短於論語所謂六寸者也漢藝文志言劉向  
 校中古文尙書有一簡二十五字者而服虔注左氏傳則云古文  
 篆書一簡八字蓋二十五字者二尺四寸之經也八字者六寸之  
 專也古官書皆長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舉成數言則曰

三尺法，經亦官書，故長如之，其非經律，則稱短書，皆見論衡。論者古祇作命，比竹成冊，各就次第，是之謂命。籥亦編竹爲之，是故命字從命，引伸則樂音之有秩序者亦稱爲命。於論鼓鐘是也。言說之有秩序者亦稱爲命，坐而論道是也。推尋本義，實是命字。論語爲師弟問答，而亦略記舊聞，散爲各條，編次成帙，故曰命語。要之經者，繩線貫聯之稱，傳者，簿書記事之稱，論者，比竹成冊之稱，各從其質以爲之名，亦猶古言方策，漢言尺牘，今言劄記也。雖古之言肄業者，左氏傳臣以爲肄業及之也，亦謂肄版而已。釋器云：大版謂之業，所習之書，各有篇第，而習者移書其文於版，學童習字用觚，觚亦版也，故云肄業。管子宙合篇云：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此證之，則肄業之爲肄版明矣。學業之名，由此引伸，與事業功業異義，據此諸證，或簡或牘，皆從其質爲名，此所以別文字於

言語也。其所以必爲之別者何也。文字初興，本以代言爲職，而其  
 功用有勝於言者。蓋言語之用，僅可成線喻，如空中鳥跡，甫見而  
 形已逝。故一事一義，得相聯貫者，言語司之。及夫萬類彙集，禁不  
 可理，言語之用，有所不周。於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可以成面。故  
 表譜圖畫之術興焉。凡排比鋪張，不可口說者，文字司之。及夫立  
 體建形，向背同現，文字之用，又有不周。於是委之儀象。儀象之用，  
 可以成體。故鑄銅雕木之術興焉。凡望高測深，不可圖表者，儀象  
 司之。然則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則有獨至。凡無句讀之文，皆文  
 字所專屬者也。文之代言者，必有與會神味旨。文之不代言者，則不  
 必有與會神味旨。不代言者，文字所擅場也。故論文學者，不得以感  
 情爲主。今先說文學各科如下。左方



無句讀文

- 圖畫
- 簿錄
- 表譜
- 算草

簿錄與表譜殊者，以不皆旁行綴繫故。

有句讀文

- 有韻文
- 無韻文

詞曲

古今體詩

占繇

如周易易林太玄靈棋之屬。

箴銘

無韻之銘，即入款識類中。

哀誄

祭文附此。

賦頌

無韻之頌，即入符命類、述序類中。

學說

- 諸子
- 疏證
- 平議

凡隨文解義及著書考古者皆屬此。如史通文心雕龍及一切文評史評之屬。

歷史

紀傳  
編年  
尚書帝典之類皆屬此

紀事本末  
如國語之屬

國別史

地志

姓氏書

行狀

別傳

雜事

欸識

目錄

學案

報章中紀事亦屬此

如鼎彝碑誌之屬

書目之無說者別入簿錄科

公牘

詔誥  
尚書康誥酒誥之類亦屬此

奏議

文移

批判

告示

訴狀

錄供

履歷

一切教令皆屬此

一 契約  
如條約地契引帖之屬，其私立者，即入書札類中。

典章

書志  
如正史各志及通典通考之屬。  
官禮  
如周禮六典會典之屬。  
律例  
如儀禮江都集禮書儀之屬，其經學家專門說禮者，即入疏證類中。  
公法  
儀註

雜文

符命  
如封禪告天，蘭秦典引之屬，不皆有韻，連珠之類亦屬此。  
論說  
對策  
雜記  
述序  
書札  
私訂契約不關公牘者亦屬此。

小說

如右所說，分無句讀文有句讀文爲二列，其下分十六科，即圖畫

表譜簿錄算草賦頌哀誄箴銘占繇古今體詩詞曲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是也。其中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又當區爲各類，以此分析，則經典亦當散入各科，如周易者，占繇科也，如詩者，賦頌科也，如尙書者，歷史科之紀傳類，紀事本末類，公牘之詔誥類，奏議類，告示類也，如周禮者，典章科之官禮類也，如儀禮者，典章科之儀註類也，樂經已亡，無由判別，如禮記者，典章科之儀註類，曲禮內則投壺公冠諸篇皆是，書志類，祭法明堂月令諸篇皆是，學說科之諸子類，中庸禮運禮器三朝記諸篇皆是，疏證類，昏祭義冠義鄉飲酒義諸篇皆是，歷史科之紀傳類，如五帝德篇是也，春秋者，歷史科之編年類，世本則表譜科，國語則歷史科之國別史類，二傳則學說科之疏證類也，論語孝經者，學說科之諸子類也，爾雅說文者，學說科之疏證類也，至于正史一書之中，分科

各異，如紀傳則歷史科之紀傳類也，書志則典章科之書志類也，年表人表則表譜科也，若百官公卿表則又典章科之官禮類也，宰相世系表則又歷史科之姓氏書類也，于書志中有藝文經籍等志，則又歷史科之目錄類也，文人所作總集別集之屬，大抵多在雜文科中，而碑志則歷史科之欵識類，傳狀則歷史科之行狀類，別傳類也，若翰苑集則公牘科之奏議類也，若順宗實錄則歷史科之紀傳類也，近世奏議實錄皆不入集，則別集中無此二類矣，凡自成一家的書名爲諸子，然別錄七略，兵書方技數術皆爲獨立，不入諸子略中，晉荀勗簿錄中經分爲四部，而兵書數術遂與諸子合符，梁阮孝緒作七錄，子兵爲一，而技術復在其外，隋經籍志始以兵家天文家歷數家五行家醫方家盡入諸子，自今以後，科學漸興，則諸子所包其數將不可計，儒家道家同爲哲學，墨

家陰陽家同爲宗教似亦不須分立矣。此與歷史公牘典章小說諸科皆相涉入。惟于襍文則遠耳。其次或自成一家或依附舊籍而皆以實事求是爲歸者。則通名爲疏證。上自經說。下至近世之說。此皆疏證類也。其最古者若尙書有太誓故（見周語）管子有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韓非有解老。喻老。此亦疏證類也。而近人別集如戴震錢大昕段玉裁阮元輩其間襍文甚少。而關於考證者多。是亦疏證類也。此類與歷史公牘典章襍文小說諸科則皆相涉入者也。其有商度文史自成一家者名曰平議。若荀勗之襍撰文章家集叙摯虞之文章志傅亮之續文章志隋書皆列入史部簿錄篇中皆爲近似。而後人則於別集總集而外又立一文史類。蒐集此種錄入其中則名實相去遠矣。今之史評若史通是也。今之文評若文心雕龍是也。其關於歎識者若金石

要例是也。其關於古今體詩者，若詩品是也。其通評文史者，若文史通議是也。此則與無句讀文有句讀文皆相涉入者也。

既知文有無句讀有句讀之分，而後文學之歸趣可得言矣。無句讀者，純得文稱，文字之不共性也。有句讀者，兼得辭稱，文字語言之共性也。論文學者，雖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爲其素質。故凡有句讀文，以典章爲最善，而學說科之疏證類，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質實而遠浮華，辭尙直截而無蘊藉。此于無句讀文最爲鄰近。魏晉以後，珍說叢興，文漸離質。作史者能爲紀傳，而不能爲表譜書志。今觀陳壽之三國志，范曄之後漢書，姚思廉之梁書，陳書，令狐德棻之周書，李百藥之北齊書，李延壽之南史，北史，惟存紀傳，而表志絕焉。惟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魏書，有志若續漢書之志，則司馬彪作，非范曄所能作也。隋書成於官撰，紀

傳與志分任纂修，蓋作紀傳者，亦不能作志也。晉書亦官撰，故得有志。江淹所以歎作史之難，莫難於作志也。中唐以後，三傳束閣，降及北宋，論鋒橫起，好爲浮蕩恣肆之辭，不惟其實，故疏證之學漸疏。劉敞劉奉世洪适洪邁婁機吳曾王應麟之徒，雖能考證叢殘，持之有故，言之不能成理，屬文者便於荒陋，反以疏證爲支離。此文辭所以日趨浮僞，也是故作史不能成書志，屬文不能兼疏證，則文字之不共性，自是亡矣。雖然，旣已謂之文辭，則書志必不容與表譜簿錄同其繁碎，疏證必不容與表譜簿錄同其冗襍。故書志之要必在訓辭翔雅，若漢志隋志通典之文，則得矣。宋元明志通考續通考輩非其任也。疏證之要必在條列分明，若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金榜黃以周之文，則得矣。余蕭客王昶洪亮吉輩非其任也。以典章科之書志，學說科之疏證，施之於一切文辭。

完



除小說外凡敘事者尙其直叙不尙其比况若云「血流標杵」或云「積戈甲與熊耳山齊」其文雖工而爲佻規改錯矣凡議論者尙其明示而不尙其代名若云「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或云「足歷王庭垂餌虎口」其文雖工而爲雕刻曼辭矣乃若疊韻雙聲連字連義用爲形容者惟於韻文爲宜無韻之文亦非所適所以者何韻文以聲調節奏爲本故形容不患其多如顧寧人日知錄云

詩用疊字最難衛詩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濊濊鱣鮪發發葭葢揭揭庶姜孽孽連用六疊字可謂複而不厭噴而不亂矣

古詩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窻牖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即無人可繼

屈原九章悲回風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々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逶移之焉止漂翻々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瀟

々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連用六疊字宋王九辯乘精氣之  
搏搏兮鷲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疊歷羣靈之豐豐左朱  
雀之茷々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衝衝  
前輕輦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  
容容連用十一兮字後人辭賦亦罕能及之者

此則韻文貴在形容之證也無韻之文便與此異前世作者用之  
符命是爲合格其他諸篇儻見則可過多則不適矣相如子雲湛  
深於古文奇字移檄解嘲之屬用此亦多後人當師其奇字不當  
師其形容語也此如商周誓誥祇容古人爲之後生不得模仿乃  
如舉地稱官皆從時制雖當異族秉政而亦無可詭更所謂名從  
主人也近世爲文例者祇以此爲金石刻畫之程式其實襍文亦  
爾特歷史公牘諸科需此尤切爾夫解文者以典章學說之法施

之歷史公牘復以施之雜文此所以安置妥帖也不解文者以小說之法施之雜文復以施之歷史公牘此所以飢餓不安也或曰子前言一切文辭體裁各異故其工拙亦因之而異今乃欲以證書志疏之法施之於一切文辭不自相刺繆耶答曰前者所說以工拙言也今者所說以雅俗言也工拙者繫乎才調雅俗者存乎軌則軌則之不知雖有才調而無足貴是故俗而工者無寧雅而拙也雅有消極積極之分消極之雅清而無物歐曾方姚之文是也積極之雅閎而能肆楊班張韓之文是也雖然俗而工者無寧雅而拙故方姚之才雖驚猶足以傲今人也吾觀日本之論文者多以興會神味爲主曾不論其雅俗或其取法泰西上追希臘以「美」之一字橫梗結噎於胸中故其說若是耶彼論歐洲之文則自可爾而復持此以論漢文吾漢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

式則未知漢文之所以爲漢文也日本人所讀漢籍僅中唐以後之書耳魏晉盛唐之遺文已多廢閣至於周秦兩漢則稱道者絕少雖或略觀大意訓詁文義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學耳夫中唐文人惟韓柳皇甫獨孤呂李諸公爲勝自宋以後文學日衰以至今日彼方取其最衰之方比較綜合以爲文章之極致是烏足以爲法乎或曰子之持論似明世七子所言專以唐爲封域而蔑視宋後諸公寧非一偏之論耶答曰七子之弊不在宗唐而祧宋也亦不在效法秦漢也在其不解文義而以吞剝爲能不辨雅俗而以工拙爲準吾則不然先求訓詁句分字析而後敢造詞也先辨體裁引繩切墨而後敢放言也此所以異於明之七子也或曰子謂不辨雅俗則工拙可以不論前者已云以便俗致用爲要者公牘是也彼公牘者復何雅之足言乎答曰所謂雅者謂其文能合

格公牘既以便俗則上準格令下適時語無屈奇之稱號無表象之言詞斯爲雅矣漢書藝文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眾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是則古之公牘以用古語爲雅今之公牘以用今語爲雅或用軍門觀察守令丞倅以代本名斯所謂屈奇之稱號也或言水落石出剗肉補瘡以代本義斯所謂表象之言詞也其餘批判之文多用四六昔在宋世已有龍筋鳳髓之書近世宰官相率崇效以文掩事猥瀆萬端此弊不除此公牘所以不雅也公牘之文與所謂高文典冊者其積極之雅不同其消極之雅則一要在質直而已安有所謂便俗致用者即無雅之可言乎非獨公雅然也小說之文與他文稍異矣然亦有其雅者史記滑稽傳漢書東方朔傳此皆小說所本而漢藝文志之稱小說則云街談巷語道聽塗說

者所造是所謂詢於芻蕘者也故如邯鄲淳之笑林劉義真之世說皆當時實事也其有意構造者則如漢志所載小說諸家多兼黃老而其後亦兼神鬼若搜神記幽明錄者非小說之正宗矣然猶以譎怪恢奇相尙雖云致遠恐泥而無淫汙流漫之文是在小說猶不失爲雅也自明以來文人夸毗惟懷婚姻自詡風流廉恥道喪於是有趣辛雜事飛燕外傳諸作浸淫至今而其流不可遏矣反古復始故亦有其雅者近世小說其爲街談巷語若水滸傳儒林外史其爲神怪幽秘若閱微草堂五種此皆無害爲雅者若以古豔相矜以明媚自喜則無不淪入惡道故知小說有有雅俗非有俗無雅也公牘小說尙可言雅况典章學說歷史雜文乎若不知世有無句讀文則必不知文之貴者在乎書志疏證若不知書志疏證之法可施於一切文辭則必以因物騁辭情靈無擁爲

文辭之根極宕而失原惟知工拙不知雅俗此文辭所以日弊也日本武島氏修辭學云凡備體製者皆得稱文章然凡稱文章者不必皆備體製無味之談論乾枯之記事非不自成一體其實文字之臚列記號之集合耳未可云備體製之文章也此說不然圖畫有圖畫之體製非善準望審明暗者勿能爲表譜有表譜之體製非知統系明綱目者勿能爲簿錄有簿錄之體製非識品性審去取者勿能爲算草有算草之體製非知符號通章數者勿能爲此皆各有其學故亦各有其體乃至單篇札記無不皆然其意旣盡而文獨不盡則當刊落盈辭無取虛存間架若夫前有虛冒後有結尾起伏照應惟恐不周此自蘇軾呂祖謙輩教人策鋒之法以此謂之體製吾未見其爲體製也善夫章氏文史通義之言曰塾師之講時文必有法度以合程式而法度難以空言則往往取

譬以示蒙學擬於房室則有所謂間架結構擬於身體則有所謂眉目筋節擬於繪畫則有所謂點睛添毫擬於形家則有所謂來龍結穴此爲初學示法無庸責也惟時文結習深錮腸腑進窺一切古書古文皆此時文見解則如用象棋枰布圍棋子必不合矣日本人未習時文乃其所言亦有類是則以眼界所及多屬宋文而蘇軾呂祖謙輩實爲時文之祖故所言亦適相符合不知文有有句讀無句讀之分就有句讀文中亦尙有近於無句讀文者而必執一體製以概凡百之體製悲夫井魚不可與語海者拘於壚也夏蟲不可與語冰者篤於時也



## 論諸子學

上來既講文學今就學說中諸子一類爲諸君言其概略所謂諸子學者非專限於周秦後代諸家亦得列入而必以周秦爲主蓋中國學說其病多在汗漫春秋以上學說未興漢武以後定一尊於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爲宗強相援引妄爲皮傅愈調和者愈失其本真愈附會者愈違其解故故中國之學其失不在支離而在汗漫自宋以後理學肇興明世推崇朱氏過於素王陽明起而相抗其言致良知也猶云朱子晚年定論孫奇逢輩遂以調和朱陸爲能此皆汗漫之失也惟周秦諸子推迹古初承受師法各爲獨立無援引攀附之事雖同在一家者猶且矜己自貴不相通融故荀子非十二子子思孟軻亦在其列或云子張

氏之賤。儒子游氏之賤。儒子夏氏之賤。儒詬詈嘲弄無所假借。韓非子顯學篇云：「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不可復生。誰使定世之學乎？」此可見當時學者，惟以師說爲宗，小有異同，便不相附。非如後人之忌狹隘，喜寬容，惡門戶，矜曠觀也。蓋觀調和獨立之殊，而知古今學者遠不相及。佛家有言：「何等名爲所熏，若法平等無所違逆，能容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勢力，強盛無所容納，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堅密，能受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無爲法，依他堅密，故非所熏。見成唯識論，此可

見古學之獨立者由其持論強盛義證堅密故不受外熏也或曰黨同門而妬道眞者劉子駿之所惡以此相責得無失言答曰此說經與諸子之異也說經之學所謂疏證惟是考其典章制度與其事蹟而已其是非且勿論也欲考索者則不得不博覽傳記而漢世太常諸生唯守一家之說不知今之經典古之官書其用在考迹異同而不在尋求義理故孔子刪定六經與太史公班孟堅輩初無高下其書旣爲記事之書其學惟爲客觀之學黨同妬眞則客觀之學必不能就此劉子駿所以移書匡正也若諸子則不然彼所學者主觀之學要在尋求義理不在考迹異同旣立一宗則必自堅其說一切載籍可以供吾之用非束書不觀也雖異己者亦必睹其文籍知其義趣惟往復辯論不稍假借而已是故言諸子必以周秦爲主

古之學者多出王官世卿用事之時百姓當家則務農商畜牧無所謂學問也其欲學者不得不給事官府爲之胥徒或乃供灑掃爲僕役焉故曲禮云宦學事師學字本或作御所謂宦者謂爲其宦寺也所謂御者謂爲其僕御也故事師者以灑掃進退爲職而後車從者纔比于執鞭拊馬之徒觀春秋時世卿皆稱夫子夫子者猶今言老爺耳孔子爲魯大夫故其徒尊曰夫子猶是主僕相對之稱也說文云仕學也仕何以得訓爲學所謂宦於大夫猶今之學習行走爾是故非仕無學非學無仕二者是一而非二也學優則仕之言出於子夏子夏爲魏文侯師當戰國時仕學分途久矣非古義也秦丞相李斯議曰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亦猶行古之道也惟其學在王官官宿其業傳之子孫故謂之疇人子弟〔見史記歷書〕疇者類也漢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各從其父學此

之謂也。近世阮元作疇人傳以疇人爲明算之稱，非是。其後有儒家墨家諸稱，荀子大畧篇云：「此家言邪學，所以惡儒者。」當時學術相傳在其弟子，而猶稱爲家者，亦仍古者疇官世業之名耳。史記稱老聃爲柱下史，莊子稱老聃爲徵藏史，道家固出於史官矣。孔子問禮，老聃卒以明定六藝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墨家先有史佚爲成王師，其後墨翟亦受學於史角。陰陽家者，其所掌爲文史星歷之事，則左氏所載瞽史之徒能知天道者是也。其他雖無徵驗而大抵出於王官，是故漢藝文志論之曰：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縱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

## 者流蓋出於裨官

此諸子出於王官之證惟其各爲一官守法奉職故彼此不必相通莊子天下篇云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是也亦有兼學二術者如儒家多兼縱橫法家多兼名此表裏一體互爲經緯者也若告子之兼學儒墨則見譏於孟氏而墨子亦謂告子爲仁譬猶跛以爲長隱以爲廣其弟子請墨子棄之見墨子公孟篇進退失據兩無所容此可爲調和者之戒矣

## 今畧論各家如左

一論儒家周禮太宰言儒以道得民是儒之得稱久矣司徒之官專主教化所謂三物化民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藝之謂是故孔子博學多能而教人以忠恕雖然有商訂歷史之孔子則刪定六經是也有從事教育之孔子則論語孝經是也由前之道其流爲經

師由後之道其流爲儒家漢書以周秦漢初諸經學家錄入儒林傳中以論語孝經諸書錄入六藝略中此由漢世專重經術而儒家之荀卿又爲左氏穀梁毛詩之祖此所以不別經儒也若在周秦則固有別且如儒家鉅子李克宵越孟子荀卿魯仲連輩皆爲當世顯人而儒林傳所述傳經之士大部載籍無聞莫詳行事蓋儒生以致用爲功經師以求是爲職雖今古文所持有異而在周秦之際通經致用之說未興惟欲保殘守缺以貽子孫顧於世事無與故荀卿譏之曰鄙夫好其實不恤其文是以終身不免埤汙傭俗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腐儒之謂也（見非相篇）此云腐儒即指當世之經師也由今論之則猶愈於漢世經師言取青紫如拾芥較之戰國儒家亦爲少愈以其淡於榮利云爾儒家之病在以富貴利祿爲心蓋孔子當春秋之季世卿秉政賢路壅塞故其

作春秋也以非世卿見志公羊家及左氏家張敞皆有其說其教弟子也惟欲成就吏材可使從政而世卿既難猝去故但欲假借事權便其行事是故終身志望不敢妄希帝王惟以王佐自擬觀荀卿儒效篇云大儒者天子三公也楊注其才堪王者之佐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是則大儒之用無過三公其志亦云卑矣孔子之譏文人謂之不仕無義孟子荀卿皆譏陳仲一則以爲無親戚君臣上下一則以爲盜名不如盜貨見荀子不苟篇而荀子復述太公誅華仕事見宥坐篇由其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見韓非子外儲說右上是儒家之湛心榮利較然可知所以者何苦心力學約處窮身必求得讎而後意歎故曰沽之哉沽之哉不沽則吾道窮矣藝文志說儒家云辟者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不知譁衆取寵非始辟儒即孔子固已如是



莊周述盜跖之言曰魯國巧僞人孔丘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徼幸於封侯富貴者也此猶曰道家詆毀之言也而徼生畝與孔子同時已譏其佞則儒者之真可見矣孔子干七十二君已開游說之端其後儒家率多兼從橫者(見下)其自爲說曰無可無不可又曰可與立未可與權又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孟子曰孔子聖之時者也荀子曰君子時絀則絀時伸則伸也(見仲尼篇)然則孔子之教惟在趨時其行義從時而變故曰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如墨子非儒下篇譏孔子曰

孔丘窮於蔡陳之間藜羹不糲十日子路爲享豚孔丘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禴人衣以酤酒孔丘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丘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子路進請曰何其與陳蔡

反也。孔丘曰：來吾語女。曩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夫飢約則不辭，妄取以活身，羸飽僞行以自飾，汙邪詐僞孰大於此。

其詐僞旣如此，及其對微生畝也，則又以疾固自文，此猶叔孫通對魯兩生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也。所謂中庸實無異於鄉愿。彼以鄉愿爲賊而譏之，夫一鄉皆稱愿，人此猶沒身里巷，不求仕宦者也。若夫逢衣淺帶，矯言僞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則一國皆稱愿，人所謂中庸者是國愿也。有甚於鄉愿者也。孔子譏鄉愿而不譏國愿，其湛心利祿，又可知也。君子時中，時伸時緇，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於行事，則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艱苦卓厲者絕無，而冒沒奔競者皆是。俗諺有云：書中自有千鍾粟，此儒家必至之弊。貫於徵辟科舉學校之世，而無乎不徧者也。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間，論議止於函胡之地，彼

耶蘇教天方教崇奉一尊其害在堵塞人之思想而儒術之害則在殺亂人之思想此程朱陸王諸家所以有權而無實也雖然孔氏之功則有矣變譏祥神怪之說而務人事變疇人世官之學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夔絕千古二千年來此事已屬過去獨其熱中競進在耳

次論道家道家老子本是史官知成敗禍福之事悉在人謀故能排斥鬼神爲儒家之先導道家如老莊輩皆無崇信鬼神之事列子稍近神仙亦非如漢世方士所爲也老子「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等語未知何指道士依傍其說推爲教祖實於老子無與亦以恍於利害膽爲之怯故事事以卑弱自持所云無爲權首將受其咎人皆取先已獨取後者實以表其膽怯之徵蓋前世伊尹太公之屬漢藝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皆爲輔

佐不爲帝王學老氏之術者周時有范蠡漢初有張良其位置亦相類皆惕然於權首之戒者也孔子受學老聃故儒家所希祇在王佐可謂不背其師說矣老子非特不敢爲帝王亦不敢爲教主故云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大抵爲教主者無不強梁如釋迦以勇猛無畏爲宗尊曰大雄亦曰調御而耶蘇穆罕默德輩或稱帝子或言天使遇事奮迅有愨不畏死之風此皆強梁之最也老子膽怯自知不堪此任故云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如是而已然天下惟膽怯者權術亦多蓋力不能取而以智取此事勢之必然也老子云道法自然太史論老莊諸子以爲歸於自然自然者道家之第一義諦由其博觀史事而知生存競爭自然進化故一切以放任爲主雖然亦知放任之不可久也羣龍無首必有以提倡之又不敢以權首自居是故去力任智以詐取人使彼樂於

從我故曰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弱之勝強柔之勝剛天下莫不知老氏學術盡於此矣雖然老子以其權術授之孔子而徵藏故書亦悉爲孔子詐取孔子之權術乃有過於老子者孔學本出於老以儒道之形式有異不欲崇奉以爲本師亦如二程之學本出濂谿其後反對佛老故不稱周先生直稱周茂叔而已東原之學本出婺源其後反對朱子故不稱江先生直稱吾郡老儒江慎修而已而懼老子發其覆也於是說老子曰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囑見莊子天運篇意謂已述六經學皆出於老子吾書先成子名將奪無可如何也老子膽怯不得不曲從其請逢蒙殺羿之事又其素所怵惕也胸有不平欲一舉發而孔氏之徒徧布東夏吾言朝出首領可以夕斷於是西出函谷知秦地之無儒而孔氏之無如我何則始著道德經以發其覆藉令其書

早出則老子必不免於殺身如少正卯在魯與孔子竝孔子之門  
三盈三虛見論衡講瑞篇猶以爭名致戮而况老子之陵駕其上  
者乎嗚呼觀其師徒之際忌刻如此則其心術可知其流毒之中  
人亦可知已莊子晚出其氣獨高不憚抨彈前哲憤奔走游說之  
風故作讓王以正之惡智力取攻之事故作胠篋以絕之其術似  
與老子相同其心乃與老子絕異故天下篇歷叙諸家已與關尹  
老聃裂分爲二其褒之以至極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  
說爲己所取法也其裂分爲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權術自汙也或  
謂子夏傳田子方田子方傳莊子是故莊子之學本出儒家其說  
非是莊子所述如庚桑楚徐無鬼則陽之徒多矣豈獨一田子方  
耶以其推重子方遂謂其學所出必在於是則徐無鬼亦莊子之  
師耶南郭子綦之說爲莊子所亟稱彼亦莊子師耶

次論墨家墨家者古宗教家與孔老絕殊者也儒家公孟言無鬼神見墨子公孟篇道家老子言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是故儒道皆無宗教儒家後有董仲舒明求雨禳災之術似爲宗教道家則由方士妄託爲近世之道教皆非其本旨也惟墨家出於清廟之守故有明鬼三篇而論道必歸於天志此乃所謂宗教矣兼愛尙同之說爲孟子所非非樂節葬之義爲荀卿所駁其實墨之異儒者並不以此蓋非命之說爲墨家所獨勝儒家道家皆言有命其善於持論者神怪妖誣之事一切可以摧陷廓清惟命則不能破如論衡有命祿氣壽幸遇命義等篇是也其命義篇舉儒墨對辯之言曰

墨家之論以爲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爲人死有命言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沈

而爲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  
春秋之時敗績之事死者數萬戶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  
溫氣疫癘千戶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  
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  
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  
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女俱貴  
而有相也卓躒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  
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  
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  
之驗也宋衛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人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  
然而俱災國禍臨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

凡言祿命而能成理者以此爲勝雖然命者孰爲之乎命字之本



固謂天命儒者既斥鬼神則天命亦無可立若謂自然之數數由誰設更不得其徵矣然墨子之非命亦僅持之有故未能言之成理也特以有命之說使人偷惰故欲絕其端耳其非命下篇曰「今天下之君子之爲文學出言談也非將勤能其頰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實將欲其國家邑里萬民刑政者也今王公大人若信有命而致行之則必怠乎聽獄治政矣卿大夫必怠乎治官府矣農夫必怠乎耕稼樹藝矣婦人必怠乎紡績織紵矣是故非命者不必求其原理特謂於事有害而已夫儒家不信鬼神而言有命墨家尊信鬼神而言無命此似自相刺繆者不知墨子之非命正以成立宗教彼之尊天右鬼者謂其能福善禍淫耳若言有命則天鬼爲無權矣卒之盜跖壽終伯夷餓天墨子之說其不應者甚多此其宗教所以不能傳久也又凡建立宗教者必以音樂莊嚴之具

感觸人心使之不厭而墨子貴儉非樂故其教不能逾二百歲秦漢已無墨者雖然墨子之學誠有不逮孔老者其道德則非孔老所敢窺視也

次論陰陽家陰陽家亦屬宗教而與墨子有殊觀墨子貴義篇云子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子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不遂而返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子墨子曰南人不得北北人不得南其色有黑者有白者何故皆不遂也且帝以甲乙殺青龍於東方以丙丁殺赤龍於南方以庚辛殺白龍於西方以壬癸殺黑龍於北方以戊己殺黃龍於中方若用子之言則是禁天下之行者也蓋墨家言宗教以善惡爲禍福之標準陰陽家言宗教以趨避爲禍福之標準此其所以異也或疑七畧以陰陽家錄入諸子而數術自

爲一畧二者何以相異答曰以今論之實無所異但其理有淺深耳蓋數術諸家皆繁碎占驗之辭而陰陽家則自有理論如鄒子四十九篇鄒子終始五十六篇鄒奭子十二篇觀史記孟荀列傳所述鄒衍之說窮高極深非專術家之事矣南公三十六篇即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者是爲豫言之圖讖亦與常占有異如楊雄之太玄司馬光之潛虛邵雍之皇極經世黃道周之三易洞璣皆應在陰陽家而不應在儒家六藝家此與著龜形法之屬高下固殊絕矣

次論從橫家從橫家之得名因於從人橫人以六國抗秦爲從以秦制六國爲橫其名實不通於異時異處漢志所錄漢有蒯子五篇鄒陽七篇蒯勸韓信以三分天下鼎足而居鄒陽仕梁值吳楚昌狂之世其書入於從橫家亦其所也其佗秦零陵令信一篇主

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待詔金馬聊蒼一篇身仕王朝復何從橫之有然則從橫者游說之異名非獨外交顛對之事也儒家者流熱中趨利故未有不兼從橫者如墨子非儒下篇記孔子事足以明之

孔丘之齊見景公景公欲封之以尼谿晏子曰不可於是厚其禮留其封數見而不問其道孔乃恚怒於景公與晏子乃樹鷗夷子皮於田常之門告南郭惠子以所欲爲歸於魯有頃問齊將伐魯告子貢曰賜乎舉大事於今之時矣乃遣子貢之齊因南郭惠子以見田常勸之伐吳以教高國鮑晏使毋得害田常之亂

越絕書內傳陳成恆篇亦記此事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是則田常弑君實孔子爲之主謀沐浴請討之事明知哀

公不聽特借此以自文此爲詐諉之尤矣便辭利口覆邦亂家非孔子子貢爲之倡耶莊子胠篋云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並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竊鉤者死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此即切齒腐心於孔子之事也自爾以來儒家不兼從橫則不能取富貴余觀漢志儒家所列有魯仲連子十四篇平原老七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莊助四篇此外則有酈生漢初謁者稱爲大儒而其人皆善從橫之術其關於外交者則魯仲連說辛垣衍酈生說田橫陸賈終軍嚴助論南越是也其關於內事者則劉敬請都關中是也吾丘壽王在武帝前智略輻湊傳中不言其事壽王旣與主父偃徐樂莊助同傳其行事實相似而平原老朱建者則爲辟陽侯審食其事游說嬖人其所爲愈卑鄙矣從橫之術不用於

國家則用於私人而持書求薦者又其末流曹丘通謁於季布樓護傳食於五侯降及唐世韓愈以儒者得名亦數數騰書當道求爲援手乃知儒與從橫相爲表裏猶手足之相支毛革之相附也宋儒稍能自重降及晚明何心隱輩又以此術自豪及滿洲而稱理學者無不習捭闔知避就矣孔子稱達者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聞者色取行違居之不疑由今觀之則聞者與從橫稍遠而達者與從橫最近達固無以愈於聞也程朱末流惟是聞者陸王末流惟是達者至於今日所謂名臣大儒則聞達兼之矣若夫從人橫人之事則秦皇一統而後業已滅絕故隋書經籍志中惟存鬼谷三卷而梁元帝所著補闕子與湘東鴻烈二書不知其何所指也次論法家法家者畧有二種其一爲術其一爲法韓非子定法篇曰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責實操

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此臣之所師也然爲術者則與道家相近爲法者則與道家相反莊子天下篇說慎到之術曰椎拍輓斷與物宛轉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此老子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也此爲術者與道家相近也老子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太史公酷吏列傳亦引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之說而云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此爲法者與道家相反也亦有兼任術法者則管子韓非是也漢志管子列於道家其心術白心內業諸篇皆其術也任法法禁重令諸篇皆其法也韓非亦然解老喻老本爲道家學說少嘗學於荀卿荀卿隆禮儀而殺詩書經禮三百罔周之大法也韓非合此二家以成

一家之說亦與管子相類。惟管子幼官諸篇尙兼陰陽而韓非無此者則以時代不同也。後此者惟諸葛亮專任法律與商君爲同類。故先主遺詔令其子讀商君書。見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諸葛亮集。知其君臣相合也。其後周之蘇綽唐之宋璟庶幾承其風烈然。凡法家必與儒家從橫家反對。惟荀卿以儒家大師而法家韓李爲其弟子則以荀卿本意在殺詩書固與他儒有別。韓非以法家而作說難由其急於存韓故不得不兼從橫耳。其他則與儒家從橫家未有不反唇相稽者。商君外內篇曰奚謂淫道爲辯知者貴游宦者任文學私名顯之謂也。此兼拒儒與從橫之說也。斬令篇曰六蠹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弟曰誠信曰貞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此專拒儒家之說也。韓非詭使篇曰守度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羣行姦軌以佞偷世者數御六反



篇曰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曲語牟知僞  
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此拒從橫家之說也五蠹篇曰  
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顯學篇曰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  
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  
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此拒儒家之說也五蠹篇  
曰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爲師此拒  
一切學者之說也至漢公孫弘董仲舒輩本是經師其時經師與  
儒已無分別弘習文法吏事而緣飾以儒術仲舒爲春秋決獄二  
百三十二事以應廷尉張湯之問儒家法家於此稍合自是以後  
則法家專與從橫家爲敵嚴助伍被皆從橫家漢武欲薄其罪張  
湯爭而誅之主文偃亦從橫家漢武欲勿誅公孫弘爭而誅之而  
邊通學短長之術亦卒譖殺張湯諸葛治蜀賞信必罰彭羨李嚴

皆從橫之魁桀故美誅而嚴流其於儒者則稍々優容之蓋時誦則誦能俛首帖耳於法家之下也然儒家法家從橫家皆以仕宦榮利爲心惟法家執守稍嚴臨事有効儒家於招選茂異之世則習爲從橫於綜覈名實之世則齟於法律從橫是其本眞法律非其素學由是儒者自恥無用則援引法家以爲己有南宋以後尊諸葛爲聖賢亦可閔已然至今日則儒法從橫殆將合而爲一也次論名家名家之說關於禮制者則所謂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也關於人事物百者則所謂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也莊子天下篇云春秋以道名分非特褒貶損益而已穀梁傳曰隕石於宋五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干宋西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鵝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自治也石鵝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說曰隕石記聞也聞其

禛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六鷓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鷓徐而察之則退飛是關於散名者也凡正名者亦非一家之術儒道墨法必兼是學然後能立能破故儒有荀子正名墨有經說上下皆名家之真諦散在餘子者也若惠施公孫龍輩專以名家著聞而苟鉅爲析者多其術反同詭辯故先舉儒家荀子正名之說以徵名號其說曰

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竽奇聲以耳異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酒酸奇臭以鼻異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怒哀樂愛惡慾以心異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簿其類

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說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然後隨而命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爲害矣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又共至於無共然後止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又別至於無別然後止物有同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狀同而爲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無別而爲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

按此說同異何緣曰緣天官中土書籍少言緣者故當證之佛書大凡一念所起必有四緣一曰因緣識種是也二曰所緣緣塵境

洲乃墨子於小故一條已能知此是亦難能可貴矣若雞三足狗非犬之類詭辯繁辭今姑不論

次論襍家襍家者兼墨儒合名法見王治之無不貫此本出於議官彼此異論非以調和爲能事也呂氏春秋淮南內篇由數人集合而成言各異指固無所害及以一人爲之則漫羨無所歸心此漢志所以譏爲盪者也韓非子顯學篇曰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以爲儉而禮之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儉侈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爲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以爲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

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襍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襍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襍學繆行同異之舉安得無亂乎韓非說雖如是然欲一國議論如合符節此固必不可得者學術進行亦藉互相駁難又不必偏廢也至以一人之言而矛盾自陷俛仰異趣則學術自此衰矣東漢以來此風最甚章氏文史通義謂近人著作無專門可歸者率以儒家襍家爲蛇龍之菹信不誣也次論農家農家諸書世無傳者汜勝之書時見佗書徵引與賈思勰之齊民要術王楨之農書義趣不異若農家止於如此則不妨歸之方技與醫經經方同列然觀漢志所述云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詩上下之序則許行所謂神農之言猶

有存者韓非顯學篇云，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是即近世均地主義斯所以自成一家歟。

次論小說家周秦西漢之小說似與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臣壽周記七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與近世雜史相類，比於西京雜記四朝聞見錄等，蓋差勝矣。賈誼嘗引青史必非謬悠之說，可知如伊尹說二十七篇鬻子說十九篇宋子十八篇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則其言又兼黃老莊子天下篇舉宋鉞尹文之術列爲一篇，荀卿亦與宋子相難。今尹文入名家而宋子祇入小說，此又不可解者。以意揣之，宋子上說下教，強聒不舍，見莊子天下篇，蓋有意於社會道德者。所列黃老諸家宜亦同此街談巷議，所以有益於民俗也。笑林以後，此指漸衰，非芻蕘之議矣。

上來所述諸子凡得十家而漢志稱九流者彼云九家可觀蓋小說特爲附錄而已就此十家論之儒道本同源而異流與禰家縱橫家合爲一類墨家陰陽家爲一類農家小說家爲一類法家名家各自獨立特有其相通者

兩漢以後著述尙多以時日迫促卻後再論

校勘表



五 七	五 六	五 六	四 四	四 二	四 一	三 九	三 三	三 三	三 〇	三 〇	二 九	二 六	二 三	二 二	一 〇	一 九	一 〇	一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七	一 六	一 五	一 四	二 頁							
(四)	三	五	三	二	五	九	一	四	四	六	五	四	八	二	四	一	一	一	四	四	三	二	二	一	〇	八	二	行				
(一)	(二)	(五)	七	一	四	二	四	六	三	五	一	〇	二	三	三	二	一	四	四	七	二	〇	二	五	八	八	一	三	四	五	字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書	志	疏	證

校勘表

八 九	一 二	頁	八 九	九 〇	五 六	三 五	三 〇	二 一	頁	九 七	九 五	九 三	九 一	八 八	八 三	八 〇	七 〇	七 六	六 〇	六 〇	五 九	五 八	頁				
五	八	行	五	二	二	四	五	七	七	行	八	三	一	二	九	〇	八	一	六	一	五	二	九	〇	五	行	
三	三	字	五	二	一	二	八	三	一	七	字	二	二	二	二	四	二	四	二	九	八	六	二	一	〇	字	
鉅	形	聲	鉅	是	也	分	有	可	之	訓	話	家	儒	電	考	達	于	百	宜	文	徹	刪	傳	自	牘	文	正
鉅	形	聲	鉅	是	也	分	有	可	之	訓	話	家	儒	電	考	達	于	百	宜	文	徹	刪	傳	自	牘	文	正

黃帝紀元四千六百四年  
西曆一千九百六年

陽歷九月出版

定價日幣貳拾伍錢

著者 章炳麟

發行所 國學講習會

東京市神田區仲猿樂町四番地

印刷者 藤澤外吉

東京市神田區仲猿樂町四番地

印刷所 秀光社



50  
62745

11